

论莆仙方言的形成与流播

刘福铸

莆田县旧辖包括现在的城厢、涵江两个区,它与仙游县同处福建沿海中部,和台湾隔海相望。莆田仙游方言相通,过去合称为兴化话,现通称莆仙方言。莆仙二县久已自成政区,宋代的兴化军、元代的兴化路、明清以来的兴化府以及现今莆田市,其疆界大抵与莆仙话通行的范围相当,这不是偶然的,它说明兴化话自宋代后就已自成一系了。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目前,闽方言分为五区,而把莆仙方言列为闽方言的五个次方言之一,已成定论。莆仙方言以莆田话作为代表,著名的莆仙戏就是以莆田话城厢音为标准音的。

詹伯慧主编的《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1991)一书说:“人民的迁徙,民族的融合,地理的阻隔,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等,都是形成方言分歧的重要因素。”和其他闽方言一样,莆仙话也应是由古代中原汉语分化出来的。其形成过程首先与历代的人口迁徙有关。

据载中原人入闽可上溯到汉室楼船南征。相传仙游兴泰里地名“下厅”就是汉武帝时随朱买臣南征闽越王余善的汉兵定居遗址。今天,莆田白沙与庄边交界处的古院山和仙游何岭关均有“越王台”遗址。古院山越王台旁尚有东越王抵抗汉兵举燃烽燧的“三燧峰”,它是我省最早的有文字可考的烽火台^①。另外,莆田白沙乡尚有“马洋”、“钟湖”、“将军潭”,仙游尚有“太子墓”、“将军墩”等地名。据记载,边些遗址和地名都与朱买臣率领汉兵讨伐闽越王有关。此次历史事件,造成部分汉兵落籍莆仙,他们第一次较大数量地带来了当时的中原话。历史上零星的中州人士入闽,史不绝书。如唐太和间孔子四十一世孙孔仲良知莆田县,其家属从此落籍莆田涵江,今其地犹名“孔里”。唐末诗人,延寿人徐寅,其六世祖也系安史之乱时迁居莆田。

历史上晋“永嘉之乱”的所谓“八姓”入闽,以及五代时中原人士避乱入闽,则是两次大规模的中原土族入闽。莆仙方面,亦有一些记载。晋入闽八姓中,在莆田一带定居的据说为林、陈、郑、黄、方五姓^②。《莆田槐巷文峰陈氏族谱》云:“颍川衣冠旧族,与周伯仁、王茂弘辈,渡江者八百余家。”^③宋代的《仙溪志》“户口”条载:“置县之始,人烟稀疏,五季干戈,北方避地者多居于此。”至宋末,端宗登极于福州,这一时期从北方又来了不少忠臣义士,力图据闽保驾抗元。这些宋遗民后来眼看中原沦于蒙古异族,不忍北返,史载定居闽粤者极多。据说负幼主蹈海的陆秀夫,就曾在仙游枫亭与蔡荔娘成婚,并留有后嗣。

可以肯定,历次的中原人入闽,都带来了丰富的中州汉语,并在福建大地包括莆仙地区持久地扎下了根。从莆仙话的语音特点来看,它与其他闽方言有很大的一致性:诸如保持无轻唇音、无舌上音等上古时期的语音面貌,可以说,它的一些特点并没有参加中古的语音演变。在莆仙话的文白异读中,又有较多的一文多白现象。如“平”文读为 $piŋ^2$,“平直”中白读为 pa^2 ,“平仄”中白读为 pia^2 ;“明”文读为 $miŋ^2$,“明年”中白读为 ma^2 ,“清明节”中白

读为“mia²”“石”文读为ʒiɿ²，“石头”中白读为ɿiau²地名“石城”中白读为ts‘iau²。这种不同的白读音反映了语音的时代层次。在莆仙话词汇中，我们更可看到数量丰富，不同时代层次的古代语词，如口语常用词“潘”（泔水）、“悬”（高）、“簾”（萍）“诤”（争辩）、“凉”（凉）、“恶少”（无赖）、“听闻”（听见）、“欢喜”（高兴），竟都见于先秦典籍。见于汉代以后典籍及中古韵书的语词更难枚举。如“挨”（推）“焦”（裹烧）、“迈”（跨步）、“跳”（跳）、“桁”（榱子）、“映”（看守）、“一工”（一天）“下颏”（下巴）、“用此”（因此）、“亲情”（亲戚）、“外家”（娘家）、“郎罢”（父亲）、“相因”（便宜）、“礼数”（礼仪）、“颠倒”（反而）等等。从明代姚旅、周婴、到近人陈燕堂、朱维干，这些先贤都曾在考证莆仙话古语词方面下过功夫。

在莆仙话的形成过程中，自然亦有民族融合的成分。今天的莆仙话中，有一个较特别的声母，即边擦清音[ɿ]，凡其他闽方言念[s]的，莆仙一般就是[ɿ]。这个声母在汉语方言中较少见，只在古越人居地如古山越居地的黄山和一些边远汉语方言，如粤方言的四邑、高阳、桂南三片发现有此声母，而在广西平南环城方言中，则发现有[s]和[ɿ]两可的现象。但是，[ɿ]声母在少数民族语言中，却不乏其例。例如今天的壮族、藏族、彝族、苗族、布依族等民族语言中，都普遍有此声母。我国东南和南部的古代民族，统称百越。有的学者认为，黄山、桂南、四邑等地的[ɿ]声母是受古越语影响的结果^④，由此我们也可以推测，莆仙话的[ɿ]声母，也应当是古代莆仙百越族的语音“底层”。在词汇、语法方面，我们也可以在莆仙话中发现这种“底层语言成分”（substratum）。

学术界已普遍认为，闽粤方言词汇中有一些土语显然与壮侗语是同源的，或者是其“底层”。壮侗语又称侗台语、或台语，是古越语的后裔。拿莆仙话来对照，壮侗语（如壮族、水族、布依族）称“回、次”的动量词为[pai²]，莆仙话语音、语义相同。又如莆仙话称鞋子、筷子、袜子等成双物件之一只、一支为[k‘ɿ¹]，俗写作“奇”或“戈”，它与壮族（武鸣）、布依族（罗甸）的说法[kə¹]，音义相吻合^⑤。又如北方称牲畜居处为“圈”，而莆仙话称“栏”，音义与壮侗语族的壮、水、泰、佤佬等少数民族说法相似。这种底层成分在地名中也有反映。如“坂”字作地名时，相当于壮侗语的[ban³]，义为“村寨”。莆仙就有不少地名带“坂”字。如：沙坂、林坂、莆坂、溪坂、郑坂、芳坂、南坂（以上莆田）；湖坂、后坂、洋坂、西坂、上坂、高坂、龙坂（以上仙游）。莆仙另一个地名常见字“浦”，据研究可能也出于古越语（见《方言与中国文化》p156）。

语法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古越语是一种胶着语，即粘着语（agglutinating）^⑥。莆仙话中，粘着的形态，也得到较多的反映。在仙游话中，人称代词单数为“我”[kua³]、“汝”[ty³]、“伊”[i¹]，但复数的区别却不是加后缀，而是用形态变化表示为[kuoŋ³]、[tyøŋ³]、[yøŋ¹]。又如词重叠手段的广泛使用方面，与普通话颇不相同^⑦。在莆仙话中，动词、形容词、名词、量词、能愿词都可以重叠。如：讲讲、休休息、浅浅、谦谦虚、柴柴、草草、个个、回回、会会、敢敢等，这与壮侗语动词、形容词、量词、状词都可重叠的特点很相象。定语后置是壮侗语的另一语法特点。莆仙话的部分词语，也有修饰成分后置现象。如：菜腌（腌菜）、虾炆（炸虾）、笋咸（咸笋）、蚶煎（煎海蛎）、布拖（拖布）、鞋拖（拖鞋）、面线、（线面）、鸡公、（公鸡）、药膏（膏药）、人客（客人）、米碎（碎米）、肉干（干肉）等等。在句子中，粘着形态也比比皆是。如“吃过饭了”，莆仙话可“焊接”成三个层次：食饱（吃过了）—食饱

饱（吃很饱了）——食饱饱饱（吃得饱极了）；又如：大条索（粗绳子）——索真大条（绳子很粗）——索连天大条（绳子粗极了）。趋向动词可带处所名词宾语本来也是台语特点，如：“我去上海”（我到上海去），这种句式在南方很通行，也是莆仙话的常用句式。另外，闽语包括莆仙话，虚词少而简单，语法关系靠词的自由组合表示的特点，也被看作是古越语粘着特点的保留。赵日和在《闽语辨踪》中说：“闽，先秦为闽越地，秦汉时，特别是汉武帝时统一了闽越辖地，闽越人同中原人迅速地融合，而成为汉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与此同时，虽然越语也在汉语冲击下逐渐解体，逐渐丧失其粘着语的形态特征，但语言这种文化因素，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因此，不少古越人使用的粘着语成分，仍然还被保留下来，作为闽语的一个重要来源。”^⑧

《越绝书》、《水经注》、宋人苏轼、徐铉等都曾提及“木客”。木客据记载是越王勾践时一部分古越族的后裔。据《闽都别记》说，宋代莆田的涵江尚有“木客”存在^⑨，因此，可以认为，莆仙话虽然是源于古汉语，但在形成发展过程中得确还融合了一些古代百越民族的语言成分，包括语音、词汇和一些语法成分。

莆仙话之所以比较独特，还有地理阻隔的原因。就现状而言，莆仙话和闽方言的闽东、闽南两区都比较接近。但从历史上考察，莆仙话本来当属于闽南区。周振鹤、游汝杰在《方言与中国文化》一书中写道：“在唐代，这二县（莆仙）归泉州管辖，到北宋时才分置兴化军，后来的莆仙方言也应该是在当时晋江一带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直到今天，它的文白异读系统还是与闽南话基本一致。”除了文白异读系统与闽南话颇一致外，今天的莆仙话中也仍可寻出一些闽南语音遗迹。例如，莆仙话只有一种鼻音尾韵，但在连读音变后，莆仙话的“南兄”读[nam²mia¹]。又如莆田话的“冤枉”读[yæn¹nɯŋ³]，“官话”读[kuan¹nua⁵]；仙游话的“三国”读[ɬam¹mɔɿ⁶]，“甘愿”读[kam¹mue⁵]，“探花”读[t¹am⁴mua¹]等等。以上几组词的连读音变，有别于一般的连读音变规律，其中“南”、“三”、“甘”、“探”读-m尾，“冤”、“官”读-n尾，可以肯定是闽南话也是古代唇鼻韵尾和前鼻韵尾在莆仙话中的遗留。

从词汇方面来看，莆仙话与闽南话说法相同的占一大半。我们曾对李如龙、陈章太《论闽方言内部的主要差异》^⑩一文所列的214条词语进行重新对照检查，发现其中莆仙话与泉州话说法相同者有133条，占62%，而与福州话说法相同的则只有84条，占39%。由此，也可进一步证明莆仙话当是从泉州闽南话分化出来的。至今为止，分布在粤东、潮汕地区和雷州半岛乃至海南岛的闽南方言区，仍有祖上自“莆田荔枝对”迁来的说法。马来西来萧遥天在《中国人名的研究》一书中就曾介绍他们潮阳萧氏，按族谱记载，是宋代从莆田迁入的。粤琼的闽南话多是宋元以后传去的，当时的莆仙话应与泉州闽南话没有太大的差异。其后之所以分化为与闽南话有较大差别的莆仙独立方言，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山川的阻隔，木兰溪流域的莆仙二县自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建兴化军后，始终自成一统，行政区的独立为方言独立创造了条件，从此后，莆仙话渐与泉州闽南话分流。二是宋以后的数百年来，由于莆仙地区距省城福州不远，莆仙话不断接受闽东方言的影响，逐渐吸收了闽东话的一些成分，使莆仙话带有了某种过渡性质。这是政治和经济的原因。

莆仙话的过渡性质体现于莆仙话总体内，也体现在莆仙话内部小区中。从总体看，莆仙话有些特点与闽南话相同，有些特点又与闽东话吻合。如语音方面，闽南话的文白异读几乎是两套系统，而闽东话较少；闽东话多变韵，闽南话不变。这些方面，莆仙话与闽南话一致。

但闽南话有浊声母；鼻韵尾和塞音尾都完整保留三组，如“音、因、英”鼻韵尾不同，“湿、失、识”塞音尾不同，闽东话则三者无别，这些特点莆仙话又与闽东话相同。另外，声母的异同化，变调规律等，莆仙话与闽东话也多有相类之处。

用词方面，莆仙话中有不少词语，既有闽南话说法，又兼有闽东话说法，这点常为研究者所忽略。如“吃”的贬义词，既有泉州话“辞生”说法，又有福州话“噍”[ts'œŋ²]说法；房子“低”可说“矮”，也可说“下”[kia⁵]，前者与闽东话相同，后者与闽南话相同；茶水“淡”可说“簞”[tsia³]，与闽东话相同，但也可说“薄”，与闽南话一致。其他如“古意、清气、铁笔、茶心、衫裤”等与闽南说法相同，但闽东话的“老实、澈洁、钢笔、茶簪、衣裳”也一样通行。正因为莆仙话词语往往有多种说法，使它的词汇较之其它方言显得更为丰富多彩。

相邻不同语系方言对莆仙话的影响，还反映在莆仙话内部的差别方面，包括语音、语汇诸方面。以语音为例。莆田沿海一带，与仙游话和闽南话相邻，一般都有鼻化韵，俗称“界外腔”，大体与清代的截界范围相当。莆田江口一带口音，因与福清话相邻，就有[ɛ]韵，其“来”母字白读仍保持[l]声母，一般称“江口腔”。仙游枫亭、园庄一带口音则带有明显的闽南腔，如把撮口呼读如齐齿呼，“煮”、“止”不分。仙游的游洋、石苍、钟山、象溪和莆田的庄边、大洋等山区乡镇，因与闽东语系的永泰话和福清话地区相接壤，口音亦有特色，如鼻化韵消失或很少，[ɛ]声母发成[s]或[θ]。

还有其他一些语言接触，如近代莆仙与海外接触增加，它吸收了一些英语以及印尼——马来语的语词，增添了莆仙话自身的特色。如普通话的“扳手”，莆仙称[ɛi⁶pon¹na³]，来源于英文spanner；普通话的“瓦圈”，莆仙称“淋环”，“淋”即英文rim的音译。“传动齿轮”称“机仔”，也系英文gear的音译，“打气筒”称“风榜”，“榜”为英文pump音译。其它如称“王牌”为[tsou⁴]，系音译英文joker；称“方块”为“代望”；系音译英文diamond；称“辐条”为“实卜起”；系音译英文spoke。还有像称“面包”为“绿啼”，系借自印尼语roti；称“锌铁皮”为“阿沿”、称“钱”为“镲”、称“专用（车）”为“木鸡（车）”则分别借自马来语ayan、duit和印尼语pake。还有一些通行范围较窄的，如“交吟”（结婚）、“歹士”（脚蹬）。

因此可以说，莆仙话来源于古汉语，原属闽南方言泉州话，因为不断接受闽东方言的影响。才逐渐形成了今天具有一些过渡性质又具有自己特色的这样一个次方言。

莆仙话通行的范围主要在今莆田市的二县二区。另外，与莆仙相邻的福清市西南部，永泰县南部、惠安、泉州、南安北部、永春东部的一些村落也有操莆仙话的。其中福清市人数较多。在新厝镇、一都乡、渔溪镇、东张镇、镜洋乡、音西镇、江阴乡都有若干操莆仙话或操莆仙方言与其他闽方言融合语的村落（详见梁玉璋《福清方言志》，1987年）^①。

莆仙自古地少人多，尤以平原沿海为甚。明清以来，不少莆仙人或漂洋过海，或迁徙他乡，以谋求生路。在海外，1898年，马来西亚就已有莆仙人创立的侨团组织——太平兴安会馆；在国内，莆仙向有“无兴不成市”、“无兴不成镇”的谚语，它说明兴化人在各地工商界有着广泛的分布。随着莆仙人的外流，莆仙话在本土以外就有了较广泛的流播。今天，莆仙旅外侨胞已达数十万人。这些操莆仙话的华侨以在印尼为最多，新加坡、马来西来、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也是莆仙华侨较集中的侨居国。凡莆仙华侨较集中的聚居地，都建有兴安会馆。会馆供奉女神妈祖及其他乡贤，联络乡亲，关心桑梓，编印莆仙地方文献，甚至组织莆仙戏的演出，这样使莆仙方言文化在域外得到了延续与光大。

莆仙人东渡台湾具体始于何时已不可考。据宋宣和六年(1124年)进士苏钦的《德化使星坊南市苏氏族谱·序》称:“(苏氏)分于仙游南门、兴化涵头(今涵江)……龙溪、台湾,散居各处。”可见,宋时已有莆仙苏氏同族徙居台湾了。在莆田,陈为大姓,素有“十八陈”之说,而今日的台湾人中,据说陈姓人占十分之一,这些陈姓多来自莆田、漳州两地^②。

连横的《台湾通史·列传》中所记的莆田人朱天贵,原系郑成功部将,任楼船左镇;吴高亦系随施琅伐台,任陆师副统的莆人。由此可推测,明清之际赴台军中,当也不乏莆仙人士。特别是十四世纪后,妈祖信奉在台湾兴起,台湾的妈祖神像很多就是直接从莆田带去的。如著名的北港朝天宫妈祖系康熙三十三年(1694)兴化和尚树璧带去;大甲的镇澜宫妈祖系雍正八年(1730)莆田人林永兴移居大甲时带去^③。女神妈祖,促进了莆仙与台湾的往来。

据陈正祥先生《中国文化地理》一书介绍,今天,在台湾岛上,称为“兴化寮”的地方有三处,称为“兴化寮”的地方有两处,此外,还有“兴化坑”、“兴化厝”、“兴化店”等以“兴化”命名的地方。“寮”为莆仙话常用词,义为简易房子,如“草寮”等。“寮”字不见于字书,为闽南一带方言字,莆仙话读音为“苦”,连横《台湾通史·农业志》云:“台湾熬糖之厂谓之寮。”仙游今仍有“蔗寮”等地名,因此字形冷僻,莆仙本地多已改写为“埔”。又“坑”为坡底平地。“厝”为房屋,地名引申为聚居地。以上这些地名无疑是莆仙人参加垦发台湾宝岛的有力见证,也表明莆仙话在今日的台湾也不乏踪迹。

除海外和台湾外,本省的福鼎、邵武、建瓯、建阳等市县,外省的潮州、浙南、北部湾、雷州半岛以及海南省的黎族自治区,都发现有莆仙方言岛存在。福建师范大学李如龙教授的《澳腰莆田方言岛记略》^④,就是福鼎县内这类莆仙方言岛较为详尽科学的描述文章。由此可以推想,分布在国内外的莆仙方言岛,因受当地方言的影响,必定也各具特色,另外,有的已经成为融合语;它们都有待于今后作进一步的调查和研究。

(本文采用福建师大李如龙教授提供的部分资料,谨此致谢。另:文中注音为国际音标,声调以数码标调类,1至7的调类分别为阴平、阳平、上声、阴去、阳去、阴入、阳入。)

注:

①明·黄仲昭《八闽通志》卷十一。又《莆田名胜古迹》(莆田县地名办编印,1983)

②韩甫:《春联中的宗族史》(《福建乡土》,1989.1)

③转引自朱维干《福建史稿》第五章(福建教育出版社,1984)

④陈其光:《中国语文概要》第二节(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90),又詹伯慧主编《汉语方言及方言调查》第二章(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又孟庆惠《黄山话的 $t\dot{a}$ $t\dot{a}'\dot{a}$ 及探源》(《中国语文》1981.1)

⑤参看游汝杰《论台语量词在汉语南方方言中的底层遗存》(《民族语文》,1982,2)

⑥林惠祥:《南洋马来语与华南古民族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58,1)

⑦参看林文金《莆田话的实词重叠形式》(《方言与普通话集刊》,1958.1),又黄景湖、欧如蓉《莆田话的形容词重叠》(《莆田文史资料》第九辑,1985)

⑧见《福建文博》(1984.2)

⑨清·里人何求:《闽都别记》第223回

⑩见《中国语言学报》(商务印书馆,1985)

⑪见《福清县志通讯》第五期(1987)

⑫同①